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八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四十四

裴道安墓誌

銘石高廣各二尺八寸三十三行行三十四字正書在西安府

大唐故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并序

族叔禮部員外郎朏撰兼書

君諱稹字道安河東聞喜人也自桐川建封墩煌爲郡魏分三祖晉方八王奕代嘉其美□□年載其令德高祖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襲瑯琊公績茂戎昭化成郡

國曾祖仁基□□光祿大夫兼河南道討捕大使以陰
圖王充義枝舊主遭時不利王哲名揚　□□追
贈原州都督命謚曰忠祖行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
軍大總管聞喜公贈大尉□□獻旣明且哲經文緯武
故事宗於禮閣大勳炳於雲閣考光庭侍中兼吏部尚
書贈太師謚忠獻器識宏遠墻宇高深亮釆　天階
丹靑神化君二川淑靈三事鴻烈植貞□之性抱經濟
之才生而聰敏幼而穎悟仁和孝友君子之德日新文
學吏能賢人之業□盛開元初舉孝廉高第弱冠
敕授左千牛備身秩滿轉太子通事舍人　□

宸摔　　　日青禁朗春詞令可覩風儀有裕歲餘
調補太常寺主簿□□寺署辨□禮法按驗伏藏動盈
累万卿韋韜欲以昇　　　聞期於顯擢君不求苟祿
固讓厥功□□京兆府司錄未上丁　　　太師
憂柴毀骨立殆將滅性杖而後起□日式期□□屢
　　聞寵光是冀爰紆　　　聖札用勤豐碑仍命
宰臣俾令護□此乃顯□千古哀榮　　　九原者也
　　太師公直道不回存亡交變　　　明主
優□　　恩禮畤列害其公忠定謚之辰將沮其美
君晝夜泣血號訴閶　　天特降□言以旌其實

詔改謚曰忠獻豈非孝感之至以發
皇□報應之□有如影響稟制馭　主上
永言念舊方議賞延命執事與五品官□牵以君□量
猜通不欲處之散地請授史官是日拜起居郎君衣服
外除心喪内疚□□□令職遠□　先碑敷奏上
感於　冕旒情禮近傷於冠佩自武德之始迄于
兹日注□所闕四百餘卷南史直筆東掖記言考古而
行怡然理順俄遷尚書祠部郎君才兼尸□□□典
郊廟績祖訥之清言循樊准之儒術　明光伏
奏問望攸歸嗚呼天不假年神爽其善視事累月卧疾

弥旬以開元廿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終于長安光德里
私第春秋卌其　先葬于閭喜之東涼原也即
以辛巳歲二月癸丑廿日壬申旋窆之于長安萬春鄉神
和原禮也初日者有言曰且有横厄願攘之君曰苟無
負於神明亦何攘之有生死有命誠性已齊此則達人
之用心也君博識多聞含光育德志希宏濟心鏡无為
嘗覽太一之書黃公之略每懷遠大自比范張及我宦
成期於身退挂冠投紱卧壑栖林青雲始階黃埃遽至
海內駭愕孰不惋惜嗣子倩等異才動俗純孝通神永
慕寒泉式刊貞石其詞曰

全晉舊國彼汾一方宗門貴仕代有烈光鼎銘襲懿蘭
菊垂芳地盡世德之子含章含章伊何載挺時哲口服
教義口紹忠烈詞雕春葩操貞暮雪珪璧內潤鼓鐘外
徹肅祗一命趍侍　兩宫奉常典禮左旅記功
清輝就　日逸翮摶風高選郎署公議攸同
建禮休辭漳濱移疾方奏　丹墀遽辭白日隱
嶙前嶂微茫此室勒銘幽泉永識芳實

按此碑撰書者族叔禮部員外郎裴朏兩唐書無
傳宰相世系表洗馬裴有裴朏重收之子官禮部
郎中嘗即其人碑叙裴氏先世已詳裴光庭碑其

遂積事惟新唐書附裴行儉傳所載甚略舊史無傳但云光廷舊史作庭子稹以蔭仕累遷起居郎後授祠部員外郎卒碑則云開元初舉孝廉授左千牛備身轉太子通事舍人補太常寺主簿遷京兆府司錄丁太師憂服除拜起居郎遷尙書祠部郎視史較詳也世系表則云稹司勳員外郎襲正平縣子與碑傳異碑云太師公直道不回存亡交變明主優口忍讒時列害其公忠定謚之辰將沮其美君晝夜泣血號訴于天特降口言以旌其實詔改謚曰忠獻是光庭改謚由稹孝感所致也舊光庭傳太

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爲吏部日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爲克時人以爲希蕭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新傳初謚作克平後謚作忠憲餘同碑與傳互有詳略至新書傳有云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稹陳申生戾園禍以諫元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行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此事碑獨略而不書碑又云自武德之始迄于茲日注口所闕四百餘卷此似補起居注之闕者而唐書藝文志有開元起居注

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失撰人名頏所撰四百餘卷或即在其中也碑云嗣子倩等而不著其官位新書附頏傳後云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以治行賜紫服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世系表又云正平縣男傳所不載碑書長安萬春鄉神和原長安志作神禾原又祈禳之禳作攘想皆通用也窆以辛巳歲爲開元二十九年碑爲向來金石諸家所不載永同年高郵沈君方穀業富爲河東轉運使以此見贈且云與裴氏有親其舊塋上唐宋碑刻甚多將盡搨之聞而欣然拭目以俟旋以病歸不果至

今追憶爲之憮然

洞淸觀鐘欵識

款高三尺二寸上圍四尺九寸下圍六尺九寸厰橫起五五稜以界上下其上下共八區每區亦間五稜每五稜四行文皆一直接下總計十六行行廿八字至四十字不等其八區首三區無字第四區六行行九字至十二字不等係金至大年刻第五區四行皆八姓名似與諸稜十六行字同刻者第六區左行五行行十一字係宋咸平年刻其第七第八兩區文亦上下直接七行行十六字至廿一字不等係天禧年刻但下區末後多書人一行並正書在南康縣

維大唐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閏四月辛巳朔廿八日戊申女道士蔡淨亷肖淨儀曹紫虛孫雲春蔡仙經謝玉娜寂廖觀上座朱處封樹越主蔡方運蔡思奉吳少

表蔡祚樂等勸率衆緣敬造銅鐘一口奉爲國王帝主
牧宰官僚下及蒼生同霑福祐永充洞清觀供養
用銅三百斤　時　匠余令玉以上首五後四行
口延誠朱守虬曹雲岫及妻蔡五娘蔡邦贍及妻鍾李
定謹孫貞幹蔡仙望蔡口母鍾四娘曾四娘謝意謝仙
諒僧調御蔡嶠母朱孫封黃口劉智新蔡朝欣蔡齊炎
蔡承親蔡齊希朱伯巡蔡齊康蔡懷慶曹處貴朱玉貞
鄭仙玉謝賀朝謝獻之黃待徵朱惠建朱師雅曹思合
李庭芬蔡口蔡祚封　李定廉朱希母歐陽以上次五後四行
謝口封蔡晏堯爲亡　兄璧及嫂劉劉智常李廉母朱二

娘爲亡聟二官　蔡公緒蔡思京李口口蔡化口蔡因業
蔡祚寧朱思齊蔡貞母羅朱思樂鍾虬爲亡考蔡魏母
劉大娘蔡齡母李夫人蔡尹嗣朱先母蔡鍾嶠爲妻李
氏朱守謙朱守元孫順女道士蔡真仙朱智藏蔡淨智
蔡雲嬌蔡仙勝蔡紫蓋李仙定朱仙臺李仙雲曾雲童
謝紫霄蔡階蔡徽以上又次五棱四行
縣令員元禮丞元仙皃主簿鍾膺延祐尉皇甫玲錄事
朱守寧前錄事沈再思倉督黃處巽朱盈郁劉仙朝劉
俊乂及妻蕭大娘趙靈岫及母丘四娘黃御嬀及妻朱
六娘沈壽及母濕八娘劉仙諸鄧庭珪爲亡考蔡惟曾

明義助李表泓蔡祚合及妻劉大娘蔡推母董三娘爲
亡聟護軍曾光庭蔡靈舉爲亡妣朱經母蔡爲亡聟蔡
妃没故蔡嬌舍蔡四柔以上末五稜四行
蔡遊嚴　曹雲峯　蔡崇翔　宋瑗　朱球珍　吳均
爲亡考　歐陽平　朱千里　曾席母謝二娘　蔡希
妻李四娘　蔡垈祥　謝瑱母蔡五娘此在上層爲弟二區統計爲弟
五區
弟子虔州百勝判官知勾判南康縣事銀青光祿大夫
撿挍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陽坤當縣洞清觀
銅鍾壹口先平固作孽之時捊擄入峒至天復元年坤

統押將士收破却復前件鍾將歸本縣緣洞清觀傾因亂罹多年荒廢切見可封里晝錦福院未有銅鍾今將轉捨與保弟子官榮顯蓬將卒與隆邑內居人同霑福利鴻音遠布永鎮伽藍天祐元年歲次甲子七月癸亥朔廿九日辛卯題　院主僧鑒滿

開元寺僧義全書此以上在末後上下兩區

准勅省指揮鑴題咸平三年拾壹月　日

守縣尉周

守主簿夏侯□

守殿中丞知縣事成□此以上刻在第六區左行

昭武大將軍南安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趙國器捨
此洪鍾于本路通真道院永充人天供養者至大二
年己酉歲九月吉日開山住持道士程紹真徒弟程
自謹題此以上刻第四區
按此鐘本于開元二十九年南康縣女道士蔡淨
源等鑄以充洞清觀供養者淨源等題名其上續
于天祐元年判南康縣事陽坤移置晝錦禪院坤
自刻記于上宋咸平三年知縣事成口等但題名
而無移置之事元至大二年南安路總管趙國器
移充本路通真道院供養道士程紹真等題記蓋

一鐘閱四百四十餘年而三移其所矣唐書地理
志虔州南康郡南康縣屬淮南西道元時陞宋之
南康軍爲南安路而南康縣屬焉陽所題云平固
作孽之時捋擄人嗣此時當昭宗末季朱全忠兵
犯京師朝廷倉皇爲避亂之計昭宗本紀不暇載
及平固作孽其詳不可知矣新唐書本紀僅書天
復元年十二月鍾傳陷吉州似亦平固之餘孽也

麥真容勑

碑高九尺五寸七分廣四尺三寸四分
二十二行行四十四字行書在易州

武功蘇靈芝書并題額

勑旨中書門下兵部尚書兼侍中牛仙客等奏臣等因
奏事親承德音陛下謂臣等曰朕自臨御已來向卅年
未曾不四更初即起具衣服禮　尊容恭所爲蒼生
祈福也昨十數日前因禮謁事畢之後曙色猶未分端
坐靜慮有若假寐忽夢見一　眞容云吾是汝遠祖
吾之形像可三尺餘今在京城西南一百餘里時人都
不知年代之數汝但遣人尋求吾自應見汝當慶流萬
葉享祚無窮吾自度其將今合與汝於興慶中相見汝
亦當有大慶吾猶未即言語畢覺後昭然若有所覩朕
因即命使兼令諸道士相隨於京城西南求訪果於盩

厔縣樓觀東南山阜間迺遇　真容一軀迎到便於
興慶宮大同殿安置瞻覩與夢中無異者伏以　廟諱
元大聖降見　尊容感通之徵實符睿德陛下體至
真之道崇清靜之源何嘗不禮竭虔誠為蒼生祈福故
得　真容入夢　烈祖表靈求之西南果與夢協
且興慶宮者潛龍舊邸王業所興當此處而告期與嘉
名而相會斯迺降於紫府鎮我皇家啟無疆之休論大
慶之應陛下爰捨正殿以為法堂是尊是崇至敬至極
殊常之理將万福而俱臻無外皆覃迺億兆而同慶臣
等昨日伏承聖恩賜許瞻禮自然相好諒絕名言開闢

以來典籍所載未之有也臣等無任慶悅之至謹奉狀
陳賀以聞仍請宣示中外編諸簡册者夢之正者是爲
通神於惟　聖容果以誠感豈朕德所致而大道是
興再省典墨言猶在耳將貽福業代祀彌□□告以行
宮道置之內殿兼云大慶允爲朕躬務之道經以慈爲
寶當慈育萬姓永荅神期卿等宗臣顧揚嘉應所請者
依
開元廿九年閏四月廿一日
眞容應見
右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奉閏四月廿一日　勅中書

門下奏請宣示中外者塵觀費誺曾所未聞側捧瑤緘不勝抃躍臣謹按落下閎太初曆云後八百年曆差一日有　聖人正之至　陛下定曆之年正當八百今又玄元皇帝以　聖明之代來見　真容於夢寐之間再陳靈應稱　陛下慶流萬葉享祚無窮則知聖曆昌期合符同契者久矣雖緗緗已載而琬琰未書將何以對越神休光昭睿德臣之愚昧敢以上聞伏請於開元觀具寫　綸言勒於貞石入仙宮而物覩知　聖祚之天長如允臣所請諸州亦望准此

勑旨依奏

開元廿九年六月一日

鴈門解□光刻

此蘇靈芝書按碑開元帝夢老子眞容求得之中南之樓觀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准諸州同勒石則此碑天下皆刻之金石畧載之云未詳所在余此碑并田仁琬碑得自鄉人之守易州者或在易州今中南樓觀亦有此碑亦靈芝書文同而易州碑稱奉勅旨舉相午仙客樓觀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九年閏四月九齡自二十四年罷相二十五年左遷荆州長史二十八年薨未嘗生至二十九年也似當

以易州碑爲是樓觀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三舍豈亦謬易其姓名耶　石墨鐫華

眞容之夢最爲荒迷非惑也乃自作詐以欺聾俗然不自知其爲俗所欺也亦顧其臣之將順者不能道以正使如見聖于羹見賢于墻者故以此爲美而思依托之耳然而習僞導誣殊失一心大言之體若盤芝之字則縱而有體嚴而不局最爲合作宋日隔于異域故諸賢不及見因以自淯此日如新亦物之幸也居身者可于以得師矣　墨林快事

夢眞容碑在盩厔縣樓觀　金石文字記

石墨鐫華論此碑在易州樓觀之異同可謂明確余所收一本稱牛仙客不稱張九齡則此碑亦非樓觀所刻也獨異眞容求得之樓觀而碑刻于樓觀者有以牛爲張之誤何與余又得刻在古白鶴觀一碑先是党光所書早已損壞漢乾祐三年楊致柔奉命重書者觀妙齋金石刻考畧

此非唐原碑乃後人重刻者碑首有重摸蘇靈芝之書唐老君應見碑十二字可證關中金石記

右眞容應見記東武趙氏題爲夢眞容碑武功蘇靈芝書今傳於世者有二本一在盩厔縣一在易州予

皆得之文字行款皆同惟肋內兵部尚書兼侍中牛
仙客盩厔本作張九齡蓋後人惡仙客名輒磨去妄
以九齡易之爾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年閏四月
元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盩厔
樓觀之側正指此事志稱二十年當作二十九年傳
寫有脫文也當是時九齡去位已久諫諍之臣卷舌
依詖之言盈耳帝既夙好神仙妄念所感形于夢寐
蓋求治之志荒矣卒之果有幸蜀之禍慶流万葉享
祚無窮夢中之語詎有一驗哉李成裕唐書無傳天
寶十載以宗正少卿奉命祭北嶽安天王見舊史禮

儀志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言元宗自言夢見元元皇帝余案此漢桓帝故實元宗蹈而行之繇釋老子銘延熹八年八月皇上尚悳宏道含閎光大存神養性意在淩雲是以潛心黃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尊而祀之可類徵也授堂金石跋

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碑高七尺七寸三分廣三尺二寸二十三行行五十八字行書在交城縣石壁山永寧寺

大唐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并序

前濮州鄄城縣尉林諤撰

太原府參軍房嶙妻渤海高氏書

朝議郎太原府司錄叅軍事常山蘇倪撰額

維佛曰覺是法曰空銘範所謂散田薰崇可兼意境自西林宴滅東夏開教納羣動故廣闢度門詣眞宰卽啓傳智印功應沙刧化懸金界支提所以列寰宇建脩所以遍山林石壁寺者晉之西山舊号石壁谷隨錄西壽陽縣　唐改壽陽爲文水　先朝分置交城而立寺焉　太宗昔幸北京文德皇后不豫巡過蘭若禮謁禪師綽公便解衆寶名珎供養啓願王衣旋復金牓遂開因　詔天下名山形勝皆表剎焉所以報護力廣眞諦也□□紺臺之制頗餘　紫禁

之恩禪師壽終官寺初創分身建塔遺跡巋然多寶不
開吾徒安仰年躋四紀紹復六僧脩伽藍者瓘潤脫造
山閣者毅本元竟未雄成且爲能事粤邑宰燉煌張公
令孫清信香緣台鉉英肖隱若敵國知無不爲行春之
餘瞻星闕製琢拓巖變所以面雙峯築墓林間所以立
前殿飛廊右轉高門南豁化檻桀爛於虹潤潄渠杳藹
於龍鱗附麗張皇公之教也復次寺大衆嫌諸吏鄉三
老等端念斷結迴向增修厨廊殿功閑請皷鑄象設信
施山積稽懇雲奔莅朔再移公難久抑爰咨上座普公
曰和上万億之中巳經付囑一方之內僉謂導師此處

山泉人間卓絶常歎庭宇淺狹形像卑古旣衆心同欲敢仰屈尊知先捨俸錢次添淨俶想望耆闍之往思摹兜率之圖寳臺繫念於儀形華林正觀於神術倬開元廿六年十月十五日鑄鐵彌勒像一座良冶攻棄神物助銅迴祿爇雲而噴鍊飛廉噫風而沸液鐵涌鈞外迺澈金光非普公之攝衆磬心調御之慈悲冥應則何以髣髴相好成是福潤十二月八日設大齋而出之都人嚴護以禮供掌事褰撤而改座鏤刻設色睟湛起容頃者都鄙思九先患兩足綿歷數年醫巫竭精懇覺生念忍苦强步有加無瘳當監理之夜忽覺輕舉及成像之

日戌爲如初此則指麾易容如鳥出㲉之攝也此寺幽
深遠口林壑猛獸不育濡草雜生列郡旱亢祈之則霖
雨圖境歲儉念之則豐饒或彌加敬警俗誑僧此則軒
臺不敢西射廬山長存東首也然結搆大廈兼寫聖容
工不召而來役不言而應始謂陶唐之俗家志歸依追
悟巧妙之徒人皆飭力殿像云畢居處自空此則梵帝
輸靈匠育王獻神兵也夫金者物之堅剛像者代之崇
奉見不壞想故因感以存質在有爲跡故彈應以住法
是梵塲也其炳煥乎上座晉敬寺主惠進都師恩九法
師元翼大德茂忠守迦常念寶定測龍象法燈貞質眞

華或珠圓明智劍猛利常對初地暫擇勝於附安果證
中天已授記於文佛俯望王思貞縣吏郝仙壽等五色
鴛鴦千里騏驥瓊樹學瑛玉匣氣浮古署或列於桐鄉
處承遂陪於柰苑奉鍾離之舊政以善得人心結宴弥
之後緣仍爲佛事於巘否往泰來聖作惠出微妙用之
發揮匠意表刻紀靈則　我皇之會昌景福天生
之示現功利不其茂絕学谷摩滅蒼岑者哉謗佗傺不
偶誠敬口口與徒發於觽摘白林爲頌詞欲徵於靈運
石辯言詩貝葉尚記買園線花亦題施樹佛則無愧謹
偈銘云

世尊傳兜率天弥勒爰坐對諸仙胥山記石壁寺佛影下來留此地新殿開望昭迴白毫放乎照雲階危樓隱臨懸象翠微擬乎洸烟上張公作神鬼諸五十六億龍華樂靈匠能真僧指八万四千師子駭鎮帝鄉歸梵場法輪轉乎衆福證銖衣拂乎聖刼長

開元廿九年歲在辛巳六月庚辰朔廿四日癸卯建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林鶚撰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剌泰以下訖於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

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或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辨之集古錄

此房璘妻高氏書高氏又書安公美政頌歐陽公謂字迹如出二手而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余未見美政頌此本借自來學齋觀其筆法遒勁信足名家而一經元祐火燹政和間寺主道珍重勒再經大定火燹泰和間寺主元釗又勒銑鍛都亡僅存形似耳金人口苑跋語歷歷可証近吾鄉人有爲交城廣文者

爲言碑今又就燬交城人猶有售搨本以此觀之當亦非開元刻乃泰和刻也然則碑自元祐至今凡三燬于火矣何高氏之不幸耶（石墨鐫華）

今在交城縣石壁山寺末有金泰和四年跋（金石文字記）

有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其文云石壁谷隨（郎隋隸西字）

壽陽縣唐改壽陽爲文水先朝分治交城而立寺爲

案隋書地理志文水舊曰受陽開皇十年改爲交城開皇十六年置是文水之改名交城之置縣皆在隋時碑以爲唐時改者蓋誤而交城之由文水分則又史所未及載也又攷元和郡縣志壽陽縣本漢榆次

縣地西晉於此置受陽縣即今文水縣是也開皇十年改受陽爲文水縣又於受陽故城别置受陽縣即今縣是也貞觀十一年改名壽陽唐志亦云壽陽貞觀十一年更名是壽陽之名是唐初所改隋志書已改之受陽作受字别置之受陽作壽字似誤碑云隋隸西壽陽縣攺隋時兩受陽不並置當因文水在今壽陽之西故土人稱西以别之不云受陽而云壽陽者據後所改而稱之也潛研堂金石文尾跋

按受陽壽陽潛研跋辨之甚晰然尚有未盡者今攷太平寰宇記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西晉於此

置壽陽縣屬樂平郡盧諶征艱賦云歷壽陽而總轡卽謂此晉末省後魏風土記云晉末山戎內侵徙壽陽之民於太亭元和郡縣志作大陵城南置受陽縣屬太原郡隋開皇十年改壽陽縣爲文水縣又於壽陽故城別置壽陽縣屬并州卽今縣是也大業三年罷州爲太原縣仍屬焉唐武德三年置受州縣改屬焉貞觀八年廢受州縣屬并州據此則自西晉至唐貞觀祗作壽陽未嘗有受陽也據魏書地形志則自晉至魏皆作受陽隋書地理志則文水縣注云舊曰受陽開皇十年改爲壽陽縣注云開

皇十年改州南受陽爲文水分州東故壽陽置壽陽詳玩文義改州南受陽當作州西州東故壽陽當作受陽疑隋志刻誤州東者并州之東也齊周所置隋大業三年改太原郡故受陽在州東則析置之文水在州西明矣碑所謂西壽陽縣者即此元和郡縣志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西晉於此置受陽縣永嘉後省後魏太武遷戎外出徙受陽之戸于大陵城置受陽縣即今文水縣是也開皇十年改受陽爲文水縣又于受陽故城別置受陽縣屬并州即今縣是也大業三年罷州爲太原郡縣

仍屬爲武德三年置受州縣改屬爲貞觀八年廢受州縣屬并州貞觀十一年更名壽陽是貞觀十一年以前從無壽陽之名寰宇記傳刻之誤信矣然稽之舊唐書地理志盂縣云隋縣武德三年置受州領盂壽陽二縣六年移受州于壽陽貞觀八年省受州盂復屬并州壽陽云隋舊縣武德三年屬遼州六年移受州于此領壽陽盂二縣貞觀八年廢壽州縣隸并州是以壽陽爲隋時舊名且於受州前作受後忽作壽自相牴牾如此可知壽受二字之易涉訛誤又不獨寰宇記爲然矣新唐書獨不誤

兩五代史有郡無縣不能攷其後如文獻通考于壽陽但云晉舊縣于文水但云漢大陵縣皆不著受陽字鄭氏通志敘地理仿禹貢之體不詳沿革無可折衷也此碑既以壽陽之名起于隋復以改壽陽爲文水云在唐時並與隋唐諸史異碑下云先朝分置交城而立寺焉隋書地理志交城縣開皇十六年置不始于唐其云先朝唐地理志謂先天二年析置靈川縣開元二年省依文當云析置靈川非析置交城也以意度之交城與文水接壤或犬牙相錯之處隨時彼此析屬而寺址遂隸于交城耳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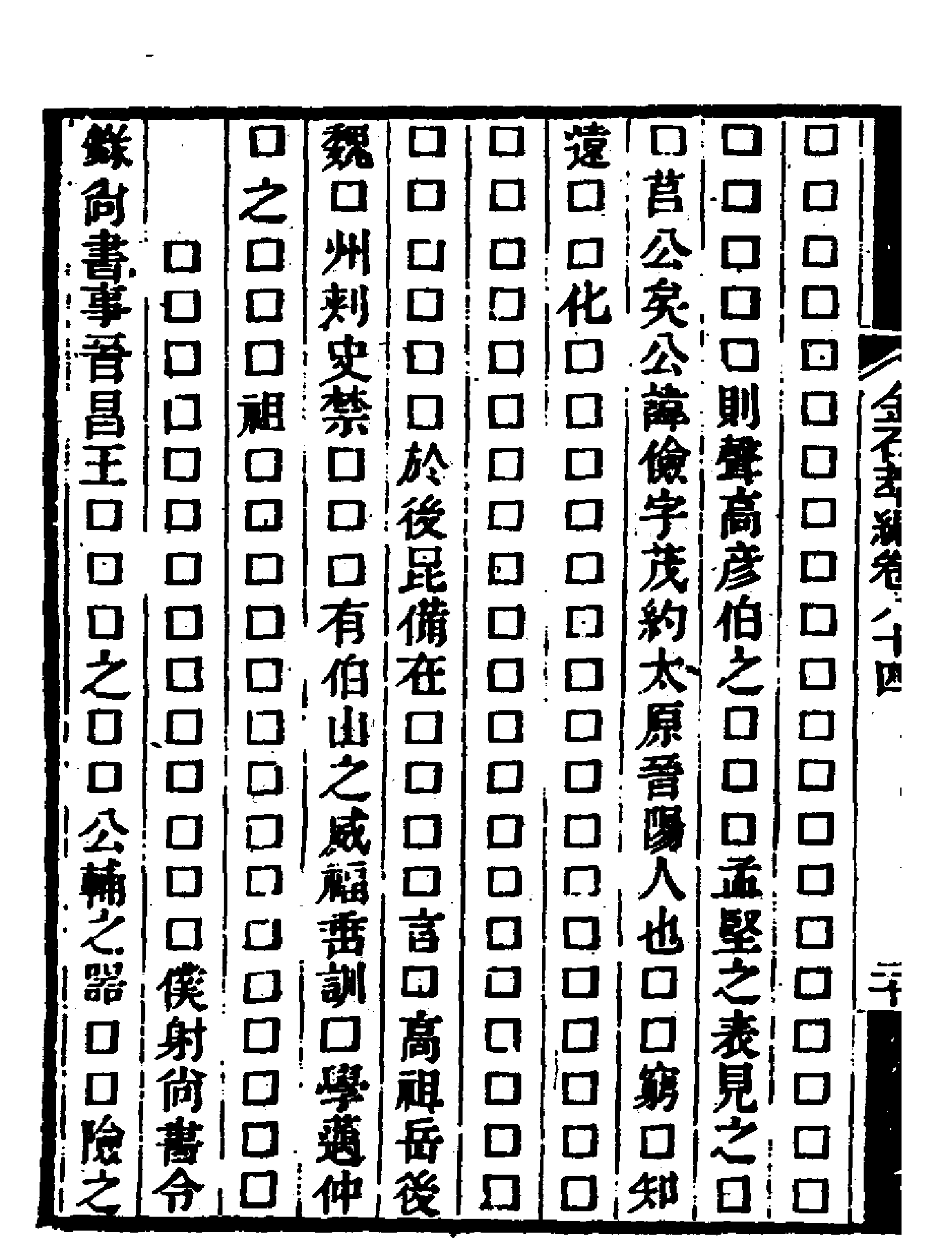
石壁寺者晉之西山舊號石壁谷山西通志石壁
山在交城縣西北二十里疊巘周環拱列如壁南
有石崖嵯削百仞唐建石壁禪寺今爲永寧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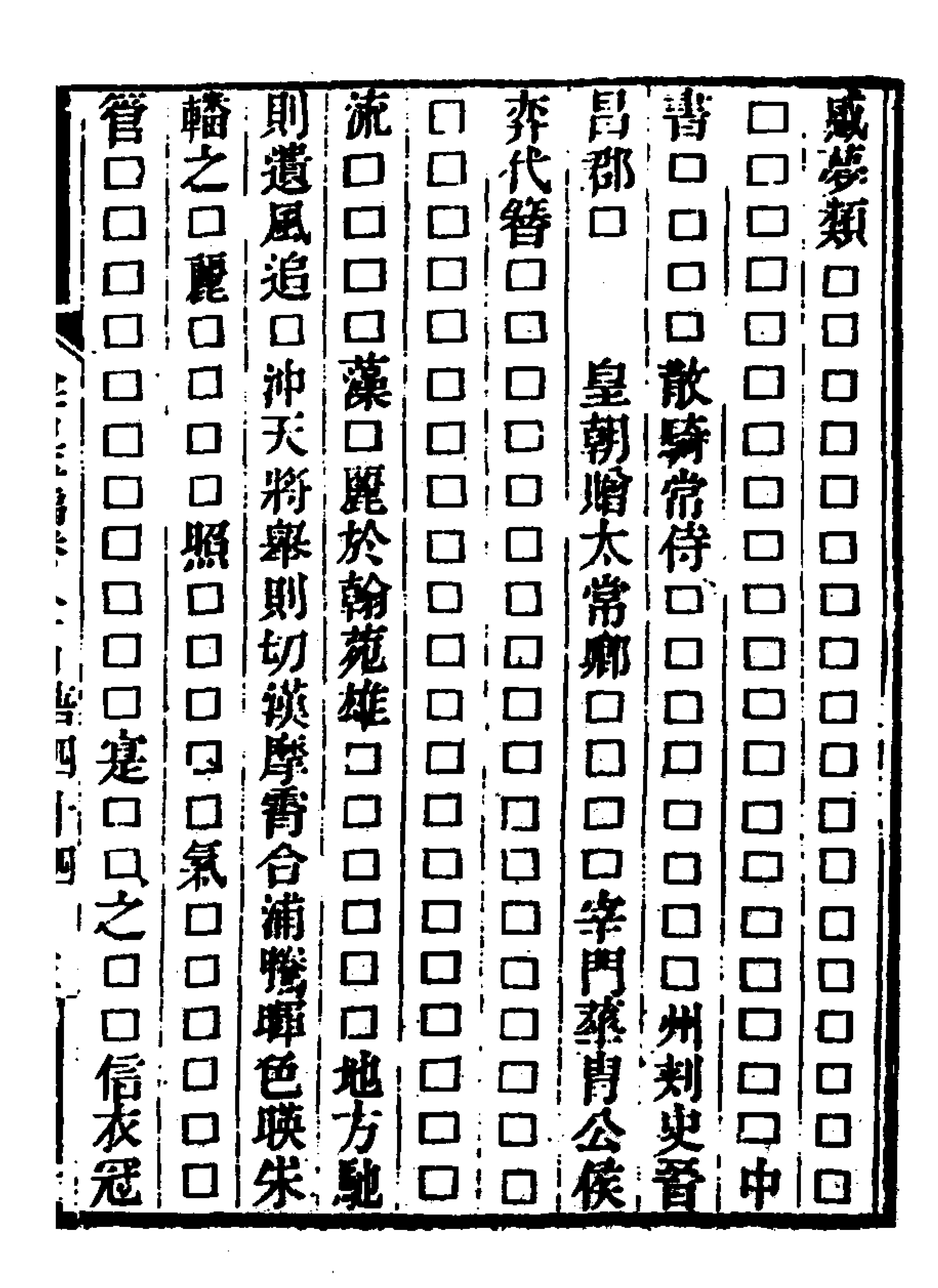
唐儉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七寸廣四尺三寸 行行八十五字正書額題唐故特進莒國公唐府君之碑十二字隸書 在醴泉縣昭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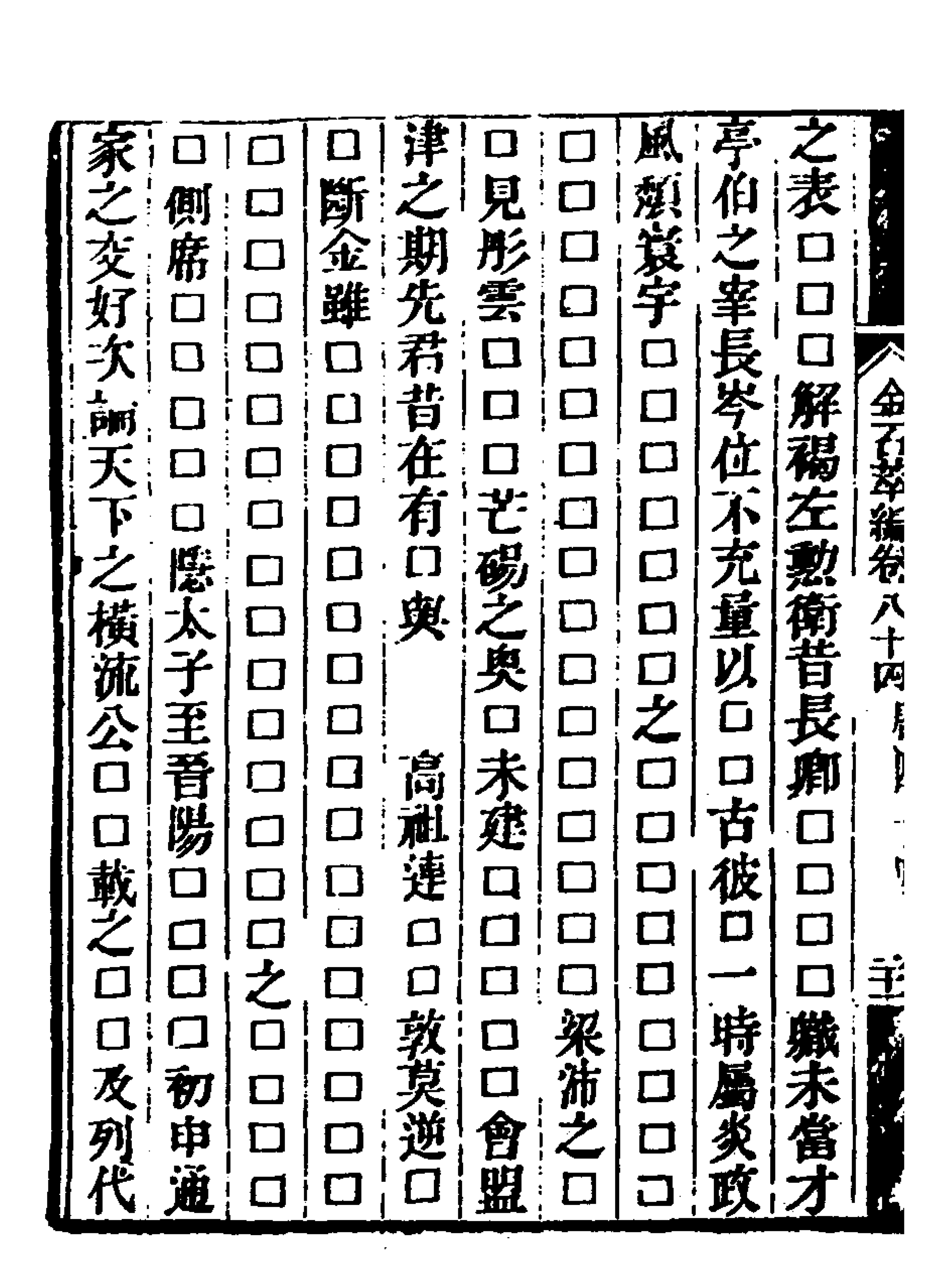
唐故特進莒國公唐府君之碑

□□□□□位括后膺千載之□惟岳□神賢臣承五
百之運是以軒工御紀□□贊其□□嫣鴻乘時稷契
□□景化□□□□□□□□□□□□□□□


□□□□□□□□□□□□□□□□□□□□
□□□□則聲高彥伯之□□□孟堅之表見之□
□莒公奐公諱儉字茂約太原晉陽人也□□窮□知
遠□□化□□□□□□□□□□□□□□□□
□□□□□□□□□□□□□□□□□□□□
□□□□□於後昆備在□□□□言□高祖岳後
魏□州刺史禁□□□有伯山之威福垂訓□學邁仲
□之□□□祖□□□□□□□□□□□□□□
□□□□□□□□□□□□□僕射尚書令
錄尚書事晉昌王□□□之□□公輔之器□□險之



感夢類□□□□□□□□□□□□□□□□□□
□□□□□□□□□□□□□□□□□□□□中
書□□□□散騎常侍□□□□□□□□州刺史晉
昌郡□　皇朝贈太常卿□□□□李門蔡肯公侯
弈代簪□□□□□□□□□□□□□□□□□□
□□□□□□□□□□□□□□□□□□□□□
流□□□□藻□麗於翰苑雄□□□□□地方馳
則遺風追□沖天將舉則切談摩霄合浦鷲鶴色映朱
轎之□麗□□□照□□□□□□氣□□□□□□
管□□□□□□□□□□□建□□之□□信衣冠



之表□□□解褐左勳衛昔長卿□□□職未嘗才

亭伯之宰長岑位不充量以□□古彼□一時屬炎政

風頹衰宇□□□□□□之□□□□□□□□□

□□□□□□□□□□□□□□□□梁沛之□

□見形雲□□□芒碭之奧□未建□□□□會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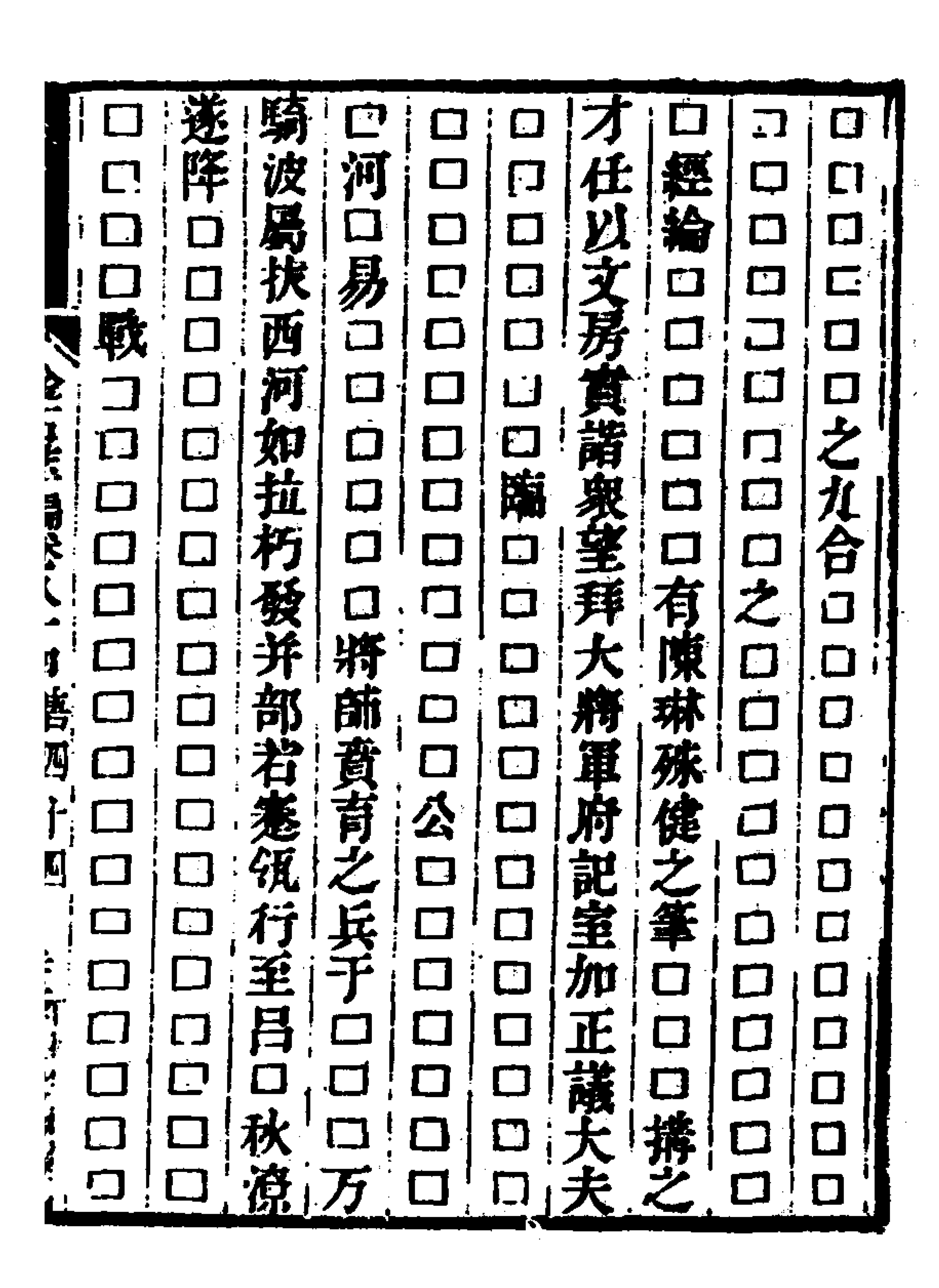
津之期先君昔在有□奧　高祖達□□敦莫逆□

□斷金雖□□□□□□□□□□□□□□□□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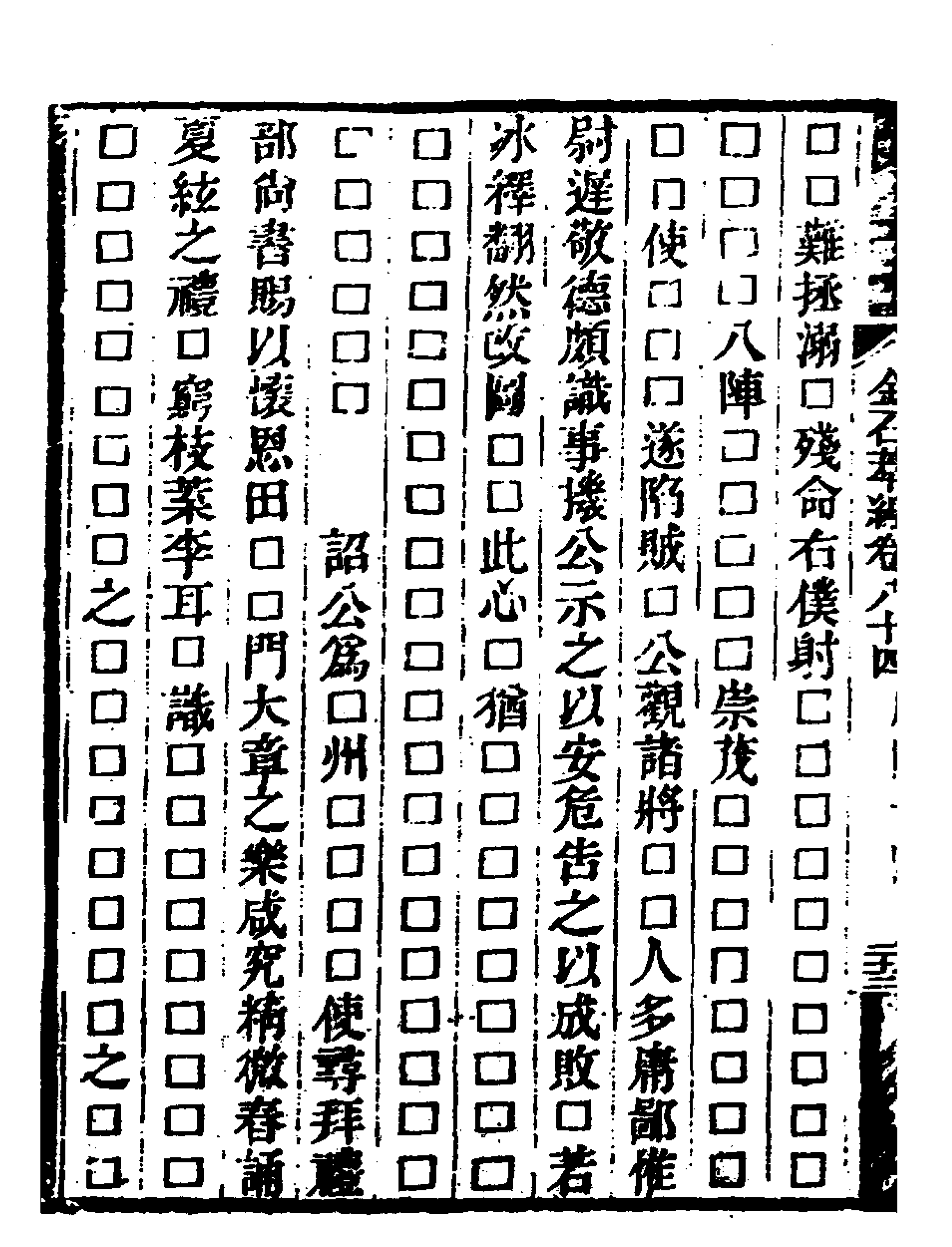
□側府□□□□隱太子至晉陽□□□初申通

家之変好次論天下之橫流公□□載之□□及列代


□□□□□□之九合□□□□□□□□□□□□
□□□□□□□□□之□□□□□□□□□□□
□經綸□□□□□□有陳琳殊健之筆□□□搆之
才任以文房賓諸衆望拜大將軍府記室加正議大夫
□□□□□□□喃□□□□□□□□□□□□
□□□□□□□□□□□□□公□□□□□□□
巴河□易□□□□□將帥賁育之兵于□□□万
騎波屬扶西河如拉朽發并部若慿領行至呂□秋潦
遂降□□□□□□□□□□□□□□□□□□□
□□□□戰□□□□□□□□□□□□□□□□

□□□□□□□□□□□□云機不可失時□□
來傑使官虔息兵破袁之軍未卜洪溝若割城□之□
未明既鏡良規□□□□□□□□□□□□
高祖□□聖慮□□遂□□□□□□□□土□□
□□□□□□□□掌□□□□□雖曲逆六奇蔣
□三策何以加□以功拜右光祿大夫授渭北道行軍
司馬□帥府□□□□□□□　帝□運璽女三宮
之法陳黃石一卷之書或面水背山或□□□□角
鳴□地旌旆□□□□□□□□□□□□□□□□
□□□□□□□□□□□□□□□□□□□□□

□□□□□□平埱之勳公□□最進□□□□夫封
新成縣公壽改爲晉昌郡公食邑二千戸暨受終文祖
肆類□□叙□□□□□□□□□□□□□□□□
□□□□□□□□□□□□□□□□□□□□□
□一□□□凌烟□□□□□□□綸□□□於兹逾
浚雞樹所以增華旹孔演宏才將元規而並□王□□
□與負長而共□□□□方□□□□□□□□□□
□□□□□□□□□雲臺□□□□□□□□以□
□古□獨何□劉武□□□□之□□控□之衆竊九
五之位窺萬乘之尊剽邑屠城裂冠毀冕　高祖□



□□難拯溺□殘命右僕射□□□□□□□□□□
□□□□八陣□□□□□崇茂□□□□□□□□
□□使□□□遂陷賊□公覲諸將□□入多膺鄙催
尉遲敬德頗識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若
冰釋翻然改圖□□此心□猶□□□□□□□□□
□□□□□□□□□□□□□□□□□□□□□
□□□□□　詔公爲□州□□□□使尋拜禮
部尚書賜以懷恩田□□門大章之樂咸究精微春誦
夏絃之禮□窮枝葉李耳□識□□□□□□□□
□□□□□□□□□之□□□□□□□之□□

□□　文帝功齊覆載績邁陶均既叶元勲必資美稱以上將之位照灼文昌天策之名□□元象□詔曰　太宗文皇帝天策上將然百寮之任妙算時英以公爲長史實銷□論彝而逆賊劉闥擁徒冀北挺□燕南□□□□□□□□□□□□之塞雲□□□□□□□□□□□□□公□□而□□□□之略士卒□摧曰□必公□輕□賊城以陳利害不勞飛箭便□□□詎假拔旗乃傾□□□廓清河朔公有□□之功以公爲幽州□□□□□□□□□□□□□□□□□□□□□□□□□□以□□□禮重於□旋貪

殘貶踰□□□百城□□□□兩河仰其風猷而馬邑
之□長導狼望之兕渠越彼長城□□晉水公抗節□
□□於□□□□□□□□□□□□□□□□□□
□以分□□□□□□□□於茲□□□必褰根□□□
□□□□□□□區殫盡 □□鍔單于納公此對鬱然
攸□揄關襄其權烽柳室散其部落詰長□之□□□
降□□□□□□□公□□□□□□□□□□□□
□□□□黃門□□□□□□公食邑□千戶實□六
百戶□□□□□寄隆八乇功彰於□鬱茅月錫重
五等誓比於山河三爵齊陝九折崇□□□備號之邑

□德竊位之都□□□□□□□□資□□□公□
往□□□人貞觀□平□使□□都督□□□□□
□□□□□□□□加濕臚卿戶部尚書□實封八
百戶　詔曰與卿故舊可申姻好□□尚議尚豫章
公主加光祿大夫特進□□□□□□□□□奉
詔□□□朔望朝□□□□□□一□織事春秋六
十有八□□□□□□儀同三司使持節□□□嵐
□四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所司備禮冊命□絹布一千
匹□粟一□石陪□　□陵□□□□□事
官給□□□□□□□□□□□□□□□□□□

□□□□□□□□□□□葬往還并□立碑　夫

人河南元氏考行瑀毛州司馬封莒國夫人維　皇

唐開元廿□□□□□□□□□□□□□□□□日

曾孫將軍□□□□□大將軍雲麾將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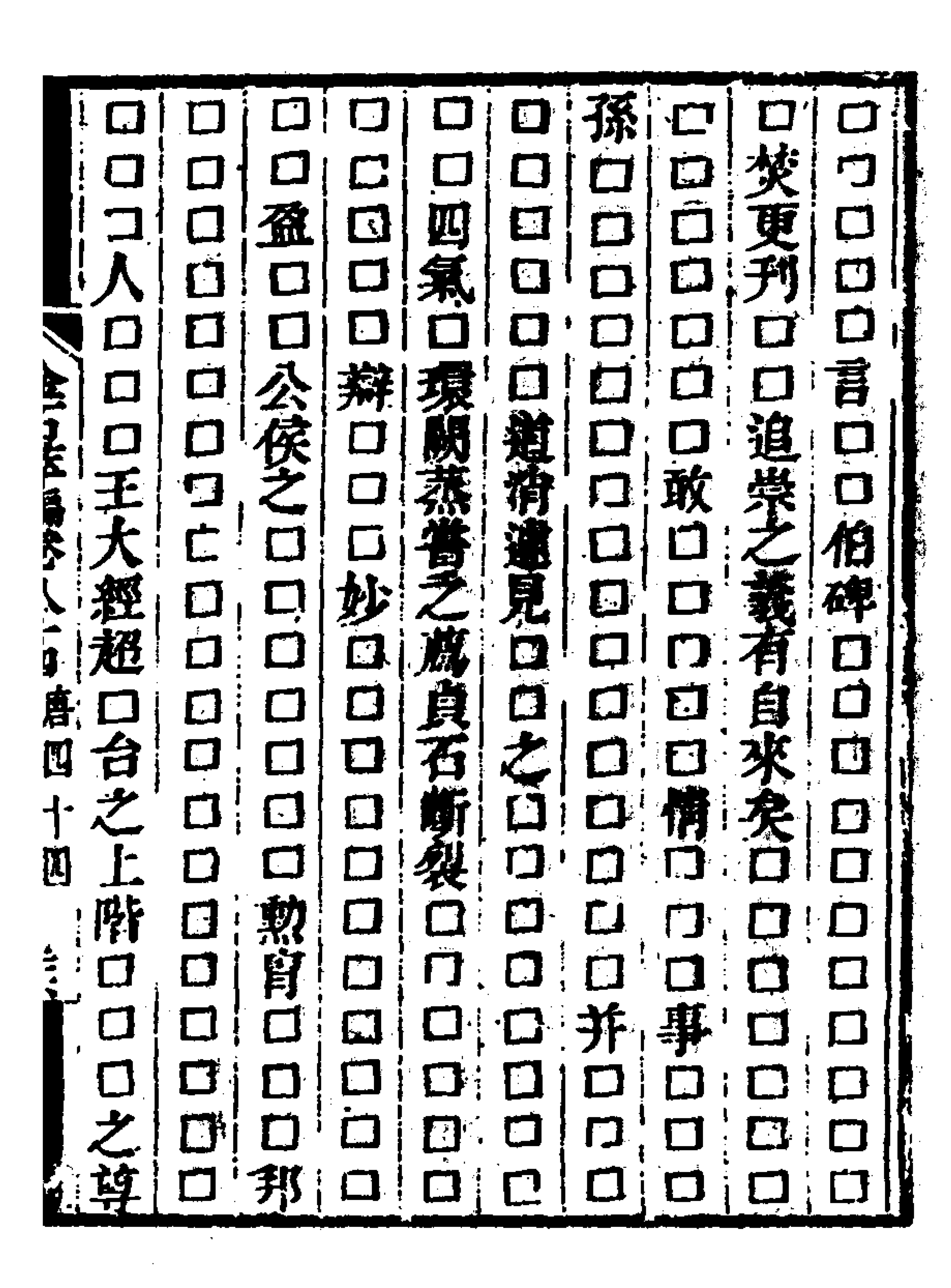
□□□□□□□□□□□□□□□□□□□□□

□□□□記事□□□□　皇□□□□□□□□

□公神道碑禮也祭統曰子□之守□廟□□□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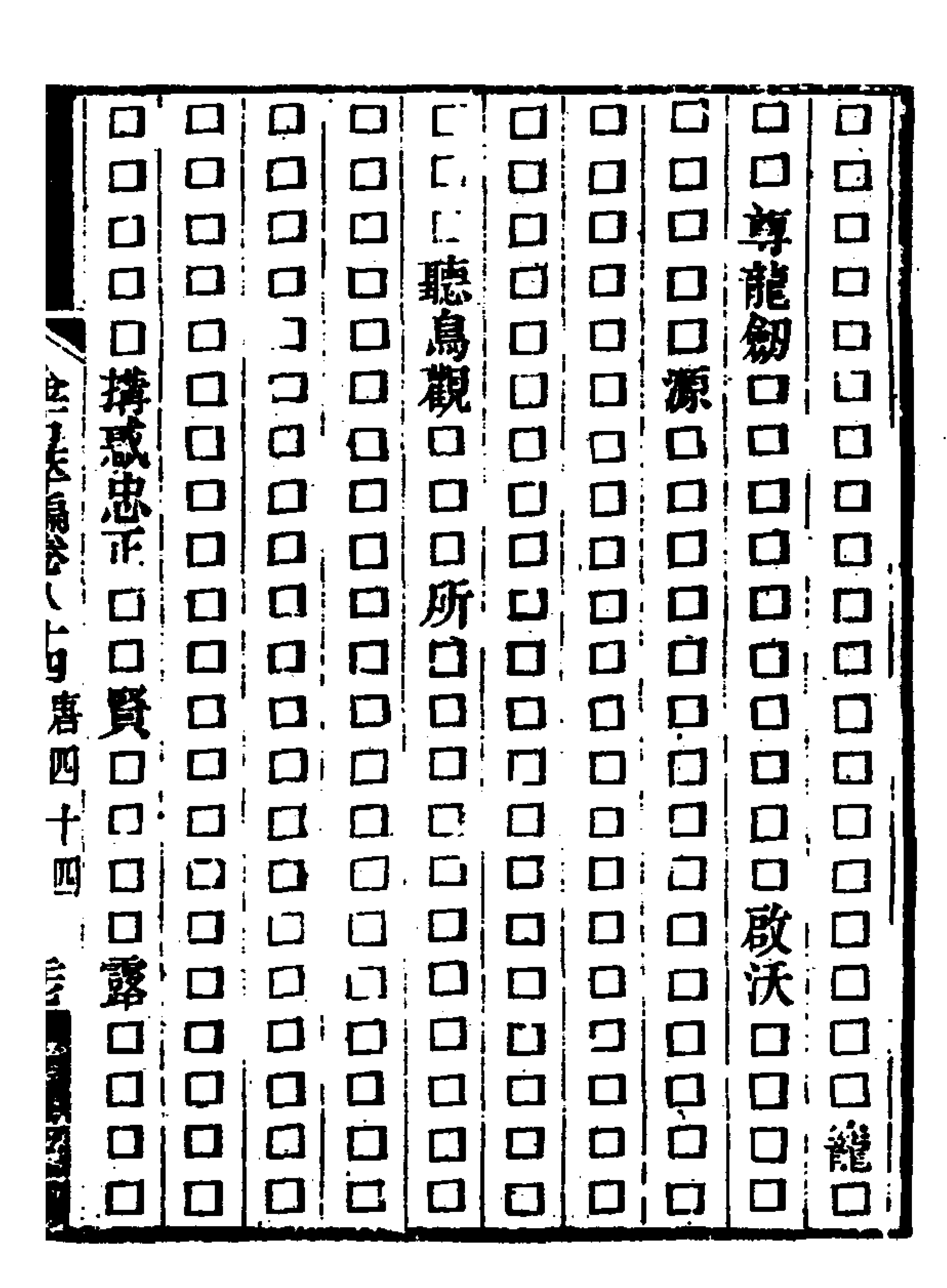
而□是誣也有而不知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

□□□□□□□□原□□□□□□□□□□□□



□□□□□言□□伯碑□□□□□□□□□□□
□焚更刊□□追崇之義有自來矣□□□□□□□
□□□□□□□敢□□□□□情□□□事□□□
孫□□□□□□□□□□□□□□□□并□□□
□□□□□□遺猜遠見□□之□□□□□□□□
□□四氣□環閥燕譽之盛貞石斷裂□□□□□□
□□□□□辯□□□妙□□□□□□□□□□□
□□盈□□公侯之□□□□□□□勳胄□□□邦
□□□□□□□□□□□□□□□□□□□□□
□□□人□□□王大經超□台之上階□□□之尊


□沒而不朽傳帶礪於山河吾□□歸□□□□之夛
□□□□□□□□□□□□□□□□□□□□□
□□□□□□□□□□□□□□□□□□□□□
□□□遜分於祭仲韋丞相之祖業不待□□□陳
太丘之家風□□□於孺子□□□對 嘉命□□□
□□□□□□□□□□□曰
□□□□□□□□□□□□□氣爲□□嶽變□萬
國崩淪飼飼□□□□□□□□□□中原逐鹿
　　□聖□□羣雄□□□□□□□□□□□□□
□□□□□□□□□□□不□□□□□□□□□



□□□□□□□□□□□□□□□□□□□龍□

□□尊龍劒□□□□□□□□□□啟沃□□□□

□□□□□源□□□□□□□□□□□□□□□

□□□□□□□□□□□□□□□□□□□□□

□□□□□□□□□□□□□□□□□□□□□

□□□聽鳥觀□□□所□□□□□□□□□□□

□□□□□□□□□□□□□□□□□□□□□

□□□□□□□□□□□□□□□□□□□□□

□□□□□□□□□□□□□□□□□□□□□

□□□□□搆惑忠正□□賢□□□□露□□□□

□□□□□□□□□德□□□□□□□□□□□

□□□□□□□□□□□□□□□□□□□□□

□

開元廿九年歲□辛巳□月□□□廿□□□□□

□

右唐唐儉碑云儉字茂約而唐書列傳云字茂系又云男尙識尙豫章公主而唐書於儉傳云名善識於公主傳云名茂識皆其差謬此碑開元中儉曾孫追立距儉之歿雖已遠然至名字皆不應有誤可以爲據也金石錄

此碑在昭陵東南最遠而地僻故傳者極少余至其下搴一紙眞行書輕圓秀勁卓然名家惜無姓氏攷舊史官爲立碑碑雖殘鈌後有夫人河南元氏又有皇唐開元廿年等字或開元時始建碑耶似不可曉石墨鐫華

右唐儉碑眞跡三十九行下剝落過半行字不可數在醴泉縣東北十里許昭陵南向金石圖

今在醴泉縣北二十五里小楊村碑已磨滅僅存四百字雍州金石記

右莒公唐儉碑按本傳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父鑒

隋戎州刺史宰相世系表儉父義字君明隋應州刺史安富公與傳不同此碑儉父名巳闕州刺史之上亦闕一字惟碑稱晉昌郡公而表云安富公則表誤矣據表儉之高祖曰令世又不載其官位此云高祖岳北魏爲州刺史亦當以碑爲正碑雖斷裂不能讀其可識者以文義求之與本傳事跡多合惟碑云封新成縣公尋改晉昌郡公史不載新成之封碑云加鴻臚卿史亦不載碑又云人多庸鄙惟尉遲敬德頗識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大意述儉脇劉武周時啓說敬德使降唐而新舊史俱不書者疑其

三卷黃帝太公三宮法要訣一卷黃石公三略三
卷碑蓋節取諸書之名併合對偶爲二語與藝文
志不甚合也碑云進□□□□夫封新成縣公尋
改爲晉昌郡公舊書云平京城加光祿大夫新書無
相國府記室碑無封晉昌郡公而初封新成縣公從
晷也碑云劉武□稱九五之位竊萬乘之尊剽邑
屠城裂冠毀冕謂劉武周也又云□遂陷賊公觀
尉遲敬德頗識事機示以安危告以成敗□君冰
釋翻然改圖詔公爲□□州□□□使尋拜禮部
尚書賜以復恩田□舊書尉遲敬德傳劉武周起

以敬德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陷晉澮二州敬德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懐恩唐儉等武德三年太宗討武周于柏壁武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于介休金剛戰敗奔于突厥敬德收其餘衆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新書畧同新書儉傳則云呂崇茂以夏縣反與劉武周連和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懐恩于筠率兵致討儉以使適至軍會孝基等爲武周所虜儉亦見禽始懐恩屯蒲州陰與部將元君實謀反儉在賊中潛

遣劉世讓歸白發謀高祖捕反者懷恩自殺儉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儉身雖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大使盡簿懷恩貲産賜儉還爲禮部尚書舊傳同是兩書儉與敬德傳皆不載儉勸敬德歸降之語然觀儉在賊中不忘朝廷則示敬德以安危成敗之語非盡飾美觀敬德歸唐効忠不叛殆亦儉言先入有以堅其志也事見敬德傳碑云詔授太宗文皇帝天策上將以公爲長史此是武德四年事兩傳同碑云尋而劉闥擁徒冀北挺口燕南是武德五

年事(兩傳不載)碑云單于納公此對翻然改口揄關稽
其權烽櫟室散其部落此是使說誘突厥事黃門
(下闕)公食邑口千戶實六百戶兩傳于授天策府長
史下即兼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除遂州都督
食綿州實封六百戶而移使突厥說誘事在貞觀
初也傳云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
利可取乎對曰銜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
誘使歸欵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
身還又據新書李靖傳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
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

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

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簡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

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

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

足惜哉據此則儉之得脫身還也亦幸矣惜碑多

缺泐其事不詳也儉以鴻臚卿往慰撫本傳不載

此官而碑在說誘突厥得還之後所加為不同碑

云貞觀口年口使口口都督下缺此當是除遂州事

而兩書傳皆在貞觀前為異也碑云詔曰與卿故

舊可中姻好口口尚議尚豫章公主加光祿大夫

特進（兩傳無特進　餘同　下闕）據唐書公主傳云下嫁唐義識固與碑異而金石錄以爲公主傳作茂識是趙氏所見之唐書與今本異也傳稱儉謚曰襄碑文既泐無攷而題額復不舉其謚稱府君者何耶後云曾孫將軍（字闕）玉大將軍雲麾將軍（下闕）世系表儉曾孫九人未有官雲麾將軍者不能知其爲何人已上皆據碑所有字取史傳互勘而列其異同如此其餘歷官事蹟具詳史傳

附昭陵陪葬諸碑總考

按長安志太宗昭陵在醴泉縣西北六十里九嵕

山白鹿長樂孫藪三鄉界古逢浦村下宮突陵一十八里封內周一百二十里冊府元龜載貞觀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推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及德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秘器使其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又載二十年八月丁亥

詔曰周室姬公陪於畢陌漢庭蕭相附彼高園寵
賜墳塋聞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茲以懿戚
宗親類本同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哀
榮之義實隆始終之契斯允今宜並遵故實取嘗
拱辰咸在鳥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於
昭陵左右廂封境取地仍即標識疏域擬爲葬所
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
聽允又唐會要載貞觀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
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
營不煩費人功古者因山爲墳此誠便事九嵕山

孤聳迴絕因而傍鑿可謂山陵嵯峨有終焉之理
乃詔營山陵于九嵕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務從
儉約又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塋
地一所及賜以祕器以文武分爲左右而列墳高
四丈已下三丈已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
如之文獻通考云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爲之成墳
凡諸陵皆置留守領甲士與陵令日知巡警左右
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新唐書太
宗紀貞觀二十年八月許陪陵子孫從葬此昭陵
封域賜地陪葬之原委也其陪葬諸臣據長安志

載諸王七人公主二十一人妃嬪八人宰相一十三人丞郎三品五十三人細數詳中姓名得五十四人功臣大將軍以下六十四人凡一百六十六人檢諸書所載與長安志不同者如文獻通考公主內晉國公主志作晉安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志作程懷亮衡陽公主駙馬阿史那杜爾志作社爾新城公主駙馬韋政舉志作韋正矩長沙公主駙馬豆盧讓志作竇盧讓又志載潯陽汝南常山三公主通考不載試禮通考公主內豫章公主駙馬都尉唐義識志與文獻俱作唐善識衡陽公主駙馬都尉阿

史那社尒志作社爾文獻作杜爾新城公主駙馬都尉韋正矩與志同與文獻異長安公主駙馬都尉豆盧懷讓志與文獻無懷字安康公主駙馬都尉獨孤諶志與文獻作獨孤彥雲亦不載三公主陝西通志陵墓卷載陪葬昭陵公主二十二人載三公主與長安志同誤分廣陽師道爲二主廣陽乃長廣之脫誤師道者即長廣公主駙馬楊師道誤以駙馬之姓爲陽又以其名爲別一公主封國乃合二十二人之數其實二十一也唐書公主傳與諸書不同者襄城下嫁蕭銳諸書皆作蕭鋭南

平更嫁劉元意諸書皆作劉元懿豫章下嫁唐義識不作善識清河下嫁程懷亮非知亮新城更嫁韋正矩非政舉長沙下嫁豆盧懷讓長安志文獻通考皆誤衡陽下嫁阿史那社尒作杜爾者誤也文獻通考妃嬪七人不載賢卿妹石塔讀禮通考妃四人不載鄭國夫人彭城夫人才人徐氏賢卿妹陜西通志妃嬪八人數同而紀國太妃作常氏越國太妃燕氏作趙國妃熊氏賢卿妹作質卿妹爲異文獻通考宰相只十二人不載杜如晦而增多岑文本之男方倩長安志圖說註云沅案唐宰

相陪陵何有宇文士及見新舊史而此不載杜如晦陪陵新舊史皆無攷舊史出貞觀七年十二月狩于少陵原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李綱之墓則如晦墓原不在此也按舊唐書杜如晦傳如晦以貞觀四年薨其時未建昭陵安得陪葬乎長安志之誤無疑也讀禮通考陝西通志亦皆十三人有杜如晦與長安志同文獻通考丞郎三品只五十人不載中書舍人杜正倫天策府記室薛收宗正卿段倫金紫光祿大夫長孫璿贈禮部侍郎安康伯太史令薛頤銀青光祿大夫李袞而增多太

常卿姜晈房光義之男原州別駕鄜咸陽縣丞鄜
又禮部侍郎張俊允作張復允疑皆誤也當作張
俊允又禮部侍郎孔志亮作孔志約又衛州刺史
蕭業作蕭鄴琅玡公李珍作王珍常山公李倩作
常州公中山公李琚作中山王左清道率房回作
房恒夔國公劉宏基無劉字陝王府司馬史為謙
無史為二字皆文獻通考刻誤也讀禮通考同文
獻通考惟劉宏基有劉字史為謙有史為二字常
山公不作常州蕭業不作蕭鄴又杜正倫段倫薛
頤楊仁恭姜簡皆不載又芮國公豆盧行業作豆

盧承業寧州刺史竇義節作賈義節工部侍郎孔
惠元作孔元惠中山王李琚作李椐衛尉卿姜遐
作姜遐則與長安志文獻通考俱異者又原州都
督李政明注云宰相世系表作李正明原州都督
李正明注云一作明疑前一人誤分為二也陝西
通志數與長安志同惟閻立德作閻立本盧貞松
作盧赤松李政明作李正明李芝芳作李之芳瑯
琊公李珍作瑯琊王沖千金公李俊作零陵王俊
常山公李倘作常山公李湍西平郡王李琛作襄
武郡王琛別有西平王安衛州刺史蕭業作蕭守

業原州都督史幼虔作史幼誕芮國公豆盧行業作豆盧承業祕書監岑景倩作岑曼倩又長安志有兩李寔此只載一人增多劉洪直一人皆與長安志異至張後允之作張俊允姜遐之作姜遠則同誤也文獻通考於功臣大將軍以下只五十五人不載都督于惜武衛大將軍牛進達公孫武達阿史那什鉢苾金吾大將軍梁敏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監門大將軍仇懷古大將軍公孫雅靖及渾大寧謝史氏又以輔國大將軍劉洪基入之丞郎三品數丙與長安志異讀禮通考載國公李

叔寶作胡國公秦瓊金城郡公姜確作郟國公李
客師作李容師薛萬鈞作薛萬均阿史那社爾作
阿史那社尒尉遲寳林作尉遲寳琳薛咄摩之無
芝字蘇花熟作蘇泥熟張大師作張世師牛伯億
作于伯億徐伯盛作徐伯成元思賢作元思元李
丞祖作李承祖段承爽作殷承爽房光忠作房先
忠昝何道無昝字右驍衛大將軍嘉川縣公周仁
護作護國大將軍嘉國公此皆與長安志異者至
大將軍芮國公豆盧承業作豆盧承基註云宰相
世系表無其人當卽是承業疑子孫避明皇諱也

至讀禮通考不分宰相丞郎功臣大將軍等目無
從攷其人數之同否而統稽之則尚有益州都督
王情武衛大將軍牛進達阿史難什鉢苾左金吾
大將軍梁仁裕左監門大將軍王波利皆所不載
又觀國公楊恭仁薛國公長孫順德梁國公契苾
何力郯國公張公謹驃騎將軍乙速孤晟尉遲寶
琪魏州刺史乙速孤行儼乙速孤昭祐太宗倚服
宗道原州別駕房瓘咸陽縣丞房曜岑文本子方
倩係曼倩之誤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薩寶王贇普新羅
王真德皆長安志所不載也陝西通志只六十三

人猜其姓名實只六十人而尙有薛仁貴李思摩契苾何力三人爲長安志所未備長安志所有阿史那社爾琅琊王駙執失善渾大寧尉遲光麻仁靖姜確七人陝西通志所不載也宋游師雄題昭陵圖曰太宗慕漢之將相陪葬功臣密戚各賜塋地一所至二十三年八月畢工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蕃酋之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于北闕規模宏大莫若昭陵按陵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園記云在縣東三十里蓋指舊醴泉縣而言之也今已廢毀陪葬諸臣

碑刻十七八九因語邑官命刋圖于太宗廟以廣其傳云云圖列妃嬪公主文武諸臣問多錯雜與會要文武左右而列之語不合今取其圖與長安志互校諸王七人圖全不載公主二十一人圖存十六人妃嬪八人圖惟四人宰相一十三人圖惟十人丞郎三品五十三人圖惟二十一人功臣大將軍以下六十四人圖惟二十五人而圖中除文德皇后原非志所應有外尚有太妃許氏先妃陸氏乙速孤晟乙速孤行儼乙速孤神慶王君鄂王守安薛國忠崔安上孫武達李犇師新羅眞德十

二人爲志所不載又極東南有高頎西南有蔣府君二墓不知在陪葬之列否又東北有皇元墓亦無所攷皆志所不載其姓氏之與志異者志有姚思廉高士廉闕則合爲姚士廉一人楊師道志作楊師訓劉黑闥志作吳黑闥閻立本志作閻立德尉遲寶林志作保林周護仁志作仁護梁倣志作梁敬中進達志作牛進達恐皆是圖刻誤也凡此皆諸書所載陪葬諸人姓名官爵人數之不同也其諸墓之有碑者金石錄載七碑集古錄目載十一碑寶刻叢編載一碑復齋碑錄載一碑通志金石略有

闕頁不能攷六藝之一錄載諸臣二十四碑又有文德皇后碑見金石三跡者讀禮通考注引京兆金石錄載三十四碑又拓石墨鐫華云萬歷戊午四月余爲九嵕之遊與昭陵十里宿高生儼家翼日同行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又北半里許得薛牧碑折而西一里許爲趙村北行里許爲莊河村未至先于道旁冢得姜遐斷碑至村則有段志元碑東行數十步有監門將軍王君碑横於田間又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碑耳以問考之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爲

劉洞村諸水界之渡而東有房梁公元齡碑褚河南正書又東數十步有高士廉碑又東數百步有李靖碑撰書姓氏殘闕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冢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冢李勣冢亦如靖土人謂下三冢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嶄然屹立與溫彥博碑搨者甚多土人推其字爲歐書彥博碑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不復可搨至西峪村村東南纍纍古冢相連有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後允碑孔穎達碑豆盧寬碑張阿難碑鱗次都不百步既而又

得蘭陵公主碑于老君營之西北得馬周碑于狗
郵之東得唐儉碑于小陽村之北又得崔敦禮碑
又有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聞十五年前
令芮質田掘而搨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又山
半數冢土人謂辛相墳仆一碑傳是鄭公碑其東
山半數冢土人謂亂冢坪仆二碑余皆起之則與
尉遲碑同蓋土人揉而仆且瘞之也北四十五里
叱干郵郵東二冢一爲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客撰
釋行滿正書一爲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義晊
八分書地僻搨者少故得稍完計其所見共二十

七碑以其方位與昭陵圖求之大略相合又金石文字記醴泉縣志曰昭陵諸碑若文皇后碑止存廢亂長孫無忌碑存而字盡滅其碑字尚有存者僅得二十一片爲房元齡高士廉段志元張後允馬周蘭陵公主姜遐許洛仁孔頴達阿史那忠崔敦禮[illegible]盧寬薛收張阿難臨門將軍王君唐儉乙速孤行儼李靖李勣乙速孤昭祐又一碑前有蘭陵公主字中有詔詞曰第十九女則公主或有二碑不可知此崇禎十一年苟好善所修志云又二十六年而余至陵下時值雪後空山無人未及徧

訪僕見李衛公一碑其下截俱剗去後又購得四
五碑皆然且有并其碑而仆之者矣據此則碑字
存者二十一片也關中金石記載温彥博段志元
高士廉孔穎達褚亮房元齡豆盧寛薛收崔敦禮
張允李靖尉遲恭蘭陵公主許洛仁杜君綽紀國
先妃陸氏張阿難馬周阿史那忠李勣裴藝姜遐
王君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計共二十五碑今
昶所得者温彥博段志元孔穎達馬周高士廉褚
亮房元齡薛收張允李靖尉遲恭蘭陵公主許洛
仁杜君綽紀國陸妃張阿難阿史那忠李勣姜遐

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唐儉共二十二碑與關中記恭校所未備者豆盧寬崔敦禮裴藝王君四碑而增多唐儉一碑也昭陵諸碑今存者歷歲久遠半埋泥土其露出者又爲風雨剝蝕故諸家所搨殘闕過甚乾隆四十八年兩蒞官關中公餘之暇訪覓搨工多方搜剔不惜工力無論有字無字務搨其全于是向日入土者洗而出之所搨率皆全本以較諸家所錄增多數百字或有至千餘字者自問以爲昭陵碑搨搜之精可無遺憾其時畢秋帆適官中丞既修護昭陵又東西立石書陪葬

諸臣名位以垂久遠長安志陪葬名位孫星衍撰昭陵陪葬考言之甚詳諸在長安志及醴泉縣志中今存碑不多其所摘諸謬誤以較存碑什不得一一因不具錄諸碑稽其所在大率在醴泉縣北十里及二十里二十五里者以昭陵在縣西北六十里計之則當在陵南四五十里間雖云陪葬亦去陵遠矣當時諸臣陪葬恩禮必有定儀遍攷兩唐書禮志及冊府元龜文獻通考諸書俱不甚詳今攷諸碑所載有曰給東園秘器曰賻布絹若干段或二千段或一千五百段或一千段五百段四百段米粟若干石數如布絹曰贈

葬所須並官給曰班劒四十人羽葆或云儀仗鼓吹送至墓所往還曰遣使副二人監護或四品一人曰賜諡備禮告柩曰詔許立碑此皆其常也曰親御城樓臨送則惟高士廉有之曰駕至橫門投書永訣則惟李勣有之曰度三人出家以資冥福則惟許洛仁有之曰常所服甲隨葬則惟阿史那忠有之曰築墳象陰山積石山則惟李勣李靖有之皆特典也東園祕器係祕藏壙中之器見漢書佞幸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董賢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書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

四尺又後漢書禮儀志云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瓦鎧瓦竈瓦釜瓦甑瓦鼎瓦案瓦杯瓦槃瓦酒罇之類是也讀禮通考載大唐百官制將作監甄官令掌凡喪葬供明器之屬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當野祖明地軸誕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餘音聲隊與童僕之屬威儀服飾各視其生之品秩此似即碑所云葬事所須咸令官給也班劍者儀仗中排列車前所以班蘭也南史張敬兒傳敬兒以佐命功旣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其數少或二

十人晉書忠敬王遵傳遜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多至四十則唐書魏徵傳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今諸碑則皆用四十人矣羽葆之制始見于漢書王莽傳莽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載以祕機再見於晉書輿服志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為仙鼓吹見舊唐書音樂志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云送至墓所往還者文獻通考引漢魏故事云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輓虞以為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香車

也既葬日中反虞迎神而還則是所謂墓所往還
者亦爲迎神而還之用也惜諸碑文多闕略不能
全致祇就各碑所存字類聚而論列之總附于此
蓋昭陵諸碑至唐儉而止也

金仙長公主神道碑

碑僅存上截高四尺七寸八分廣四尺七寸四分二十六行字數無致行書在蒲城縣橋陵

大唐故金仙長公主神道碑銘并序

御書

中大夫口大理口卿 徐嶠之撰

臣聞昌容駐齡入遊恒岳觀香飛解毋道緱山皆名列

仙□□□□□闕下祄係之懋功承　劉鑠元之上德故
眞氣全於乙妹道□播於□闕下高宗天皇大帝之孫
睿宗大聖□皇帝之女我開元□闕下彤闈風
承訓於　妣則生知女範少協成人兌悅其儀居無
□□闕下先帝之龍潛藩邸　公主以王□受封蓋
髫齔之時□□□□闕下先帝何其誠心不奪雅志以丙
午之歲度爲女道士□□□□□闕下姜鳳凰樓中闡
學蕭之秦女爲　先帝席圖御極翼□□缺
遁隣鳳城銅闕窺我豈唯南裔之域銀蔥蕤奕□□□
□之宮□□闕下氣將奐風不散故得佩王母之秘籙呼

玉女之□辰旣□□□□□□闕下邑一千四百戶雖湯沐增賦貴盛當時而珠玉滿堂賤之□□獨□闕下彰寶齎而應天極麗窮神以宴以處豈不謂高其節□寵其□□□闕下委氣大塊休躬天鈞齊彭殤於不反泯貴賤以同塵冥□□□□□闕下至如齋母七寶之粉王母四□之藥咸摽上訣不□□□□□□□闕下形于東都開元觀春秋卌有四主上以天倫之□□傷□□□□□闕下葬踰於吳國□筮年尙遠擇兆伊洛今寔言旣□陪葬闕下喜縣開國男裴允初備監護之儀銀青光祿大夫將作大匠上柱國闕下紫氣迎於函谷白鶴送於緱山瓊鳳

哀鳴咽薤歌而欲絕纁雲□□下闕留跡徒聞□斗而飛
去幾刼仙羅之拂石乃爲銘曰戮首虞妹娥皇帝子傅
載封陳詩歌穆李歲䇿九□崐耀百里□下闕水瑩學平
陽二章育性閑婉翟軿舆黙匪傚榮貴嘗接道德□縣□
□下闕降月壺女排烟羣遊瓊圃序業金編四章二京樂土
雙□藥□　□下闕大數萬物同蟄奄示長息儵然辭
橋阻巷柯爛椿菌年齊六章慟切旋下闕伊洛之問歲叶先
還陪葬　橋山東辭鼎邑西度函關巽風□下闕靈
妃時過仙侶九章泉燈一閇兮無光壽陵萬古兮相望金
鼎玉□兮下闕

右唐金仙長公主碑徐嶠之撰明皇御書據唐書本傳云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而碑云丙午歲度爲道士蓋神龍二年也此於史學不足道然唐史書事差謬多如此 金石錄

在蒲城縣金粟山睿宗橋陵內明皇行草中有開元字面漫漶存二三百字亦在隱見間文爲徐嶠之作有先帝不奪雅志云云嶠之亦以書名其子浩又世其學不獨稱率更蘭臺父子已也 來齋金石刻考略

右金仙長公主碑公主睿宗之女以丙午歲度爲女道士其時睿宗尚爲相王王女止稱縣主也通鑑景

雲元年十二月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冠以資天皇太后之福仍欲于京西造觀諫議大夫寧原悌上言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爲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今二公主入道將爲之置觀不宜過爲崇麗取謗四方上覽而善之二年五月更以西城爲金仙公主隆昌爲玉眞公主各爲之造觀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唐書公主傳太極元年與玉眞公主皆爲道士築觀京師以此碑攷之則金仙入道已久惟築觀之舉當在景雲以後耳玉眞初號隆昌唐書作崇昌者史家避明皇諱追改之也胡三省云金仙玉

眞二觀皆造于京城內輔興坊玉眞觀本寶誕舊宅與金仙觀相對今據此碑公主薨于東都各有所住之觀矣唐書百官志皇姑爲大長公主姊爲長公主女爲公主獨不及皇妹予攷諸碑刻代國鄎國涼國金仙俱號長公主未必皆爲明皇之姊恐皇妹亦得稱之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損蝕以新唐書相較公主始封西城縣主碑云先帝之龍潛藩邸公主以王女受封是其事也唐諱丙爲景此獨仍其字豈由明皇御書乃從已祧不諱之例耶公主居東都開元觀與傳言築觀京師者符又

史於公主降日薨年亡者闕而不書此當以碑補之云薨開元時 [授堂金石跋]

按碑下截磨滅每行字數不可知然以銘詞準之次行二章上存五字大約每章八句四字爲句二章共六十四字加誌一章占一格共六十五格除次行有五字則以六十字爲一行今每行存字二十四五不等蓋僅存十之四矣公主已入道而陪葬橋陵題云金仙長公主則不以女道士目之也文是徐嶠之撰元宗御書而嶠之下但有撰字則非奉勅也碑泐其薨年但云遷形于東都開元觀

來齋云中有開元字者指此並無開元年字授堂未諦視而云幾開元年者誤也然公主之塟原在開元年碑題大理口卿徐嶠之新唐書附其子浩傳云父嶠之（舊書無之字）善書舊傳則云官至洛州刺史而不載大理卿之任何年墨池編載嶠之字惟獄純老稚學狄梁公魏齊公姚梁公交辟之佐佰五王迎立中宗歷趨湖洛州刺史正書行書遒媚有楷法金石錄載永豐陂堰頌開元七年徐嶠之撰書尚行先生徐公碑開元十一年徐嶠之正書則是嶠之知名甚早而所書碑俱在開元年嘗皆

槪年時矣舊唐書徐浩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
浩在幕府改監察御史丁父憂則浩父嶠之之卒
在浩官幽州節度幕府之後西唐書張守珪傳守
珪從幽州節度契丹别將以衆降守珪次紫蒙川
大閱軍實二十三年入見天子云云則守珪之官
幽州節度在開元二十三年以前而浩之丁父憂
亦距二十三年以前不遠也石浮屠後記金仙長
公主奏賜新舊譯經在開元十八年則公主之薨
與嶠之之撰文皆在二十年前後矣公主春秋四
十有四姑以二十年薨逝推之其生當在武后天

授年問碑云丙午之歲度爲女道士年約十四五歲若從唐書傳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則年已二十蚤當下嫁矣史誤無疑而潛研跋謂棨觀在景雲後者誠確也碑兩稱先帝前云先帝側其誠心者是指中宗後云先帝扆圖御極者是指睿宗下云銀闕巍峩銀題赫奕正是太極元年棨觀之事而其後遂形于東都開元觀必是先居京師後居東都也碑不能定其年月姑附開元之末

內侍省功德碑

碑高七尺八寸廣三尺九寸五分廿六行行五十字
行書額題大唐內侍省功德之碑九字正書在洛陽

大唐龍門石龕阿□□□□□

□□□撰

御書

□□子□□□□□□□□□□□□□□□□□

寶王如來有圓覺之□□□□□□□□□無滅而

脩以自性而□□神遊之□□□□□□□□□□

□□□□□□□□普門寂住有感則通洛□□□

□斯□是以瑠璃正受□色身而不□如幻等□□□

□□無盡□□□□□□□□□□□□者□弟子右

監門衛將軍□□□□事上□國渤海郡開國公內供
奉高力士　□□□□□□□將軍上柱國□□□□
□□□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弘農郡開國
公內供奉楊思勗　中散大夫守□□□□□□□上柱國
內供奉□□□□□□□□內侍省內常侍內供奉□
思□　朝請大夫守內侍省內常侍內供奉趙□□
□仁□　□□□　□□□　李善□　□□□大夫行
內侍省內給事內供奉□□發　馮□翼　蘇□□
杜懷敬　□□□　趙元□、□□□□大夫行內侍□□
□□監內供奉馬□□　夏敬忠　曹元從　裴順之

胡普寂　范□□　□□□　晏思忠　□□賞

內侍省內侍□□□□局令內供奉王□歸　馮□

广　劉義□　毛懷景　徐仁□　陳□□　□□溫

孫乚□　□□□　□□□　王順景　□乾裕

王承恩　王惟□　□□□　吳明簡　湛滿□　□

□璧丹　□□□　朱□□　□□□　□□□　□□

□　董崇順　李元亮　丣武□　高承□　□思敬

梁思莊　內侍省內□□□□□□□□□□□□

□□□□□□□□□懸　□崇□　駱思□　□光

憲　王□□　□□□　王義超　劉頭兒　□□□

□□□　□□□　□□□　□□□□　高□□
赫仙通　李齊珪　□文喜　□□□　□嘉泰
內侍省內□□□內□□□□□　□□□　□□
□□□　張□□　張遵福　陳崇息　田鳳仙
□□□　內侍省宮闈局給□內供奉□元會　□惠
□　□□□　□□□　□崇謝　□□□　王庭勝
劉令法　張元滿　趙處信　鄭元光
劉令仙　高元光　□□□　□□□　□承□　□
□□　□□慶　呂元表　楊思雅　李惠訓　李仁
信　□□靜等一百□□□爲　大唐開元神武皇帝

□□□□□□□□□□□□同茲末法普賢神力
倚遇全經思崇　□□之□與闍仁王之化香嚴寂想
唯聞贈□之薰雪幽号誠但為麋翻之味以為□□□
掩法壽賴而猶傳四塔雖幽淨根覩而非遠斯固尅雕
成□□□□䅗□□□靈歸中道況崇山□□□石
方□經火刧而□□歷風灾而不至則無　□□豈有
動哉□敢□□深心□□□□□來□□□泉□
□善根敬造西方□□壽佛一鋪□生　□事以今敦牂
之□□□林鍾勝䅗尅□□功□畢十身潛睒百□□
□□□□□□□□□□□□□□天資始長膺

北極之尊智地無疆永奉南山之壽聖胎□□□□

□□□□□□□□□□□□□□□□□□□□

□□寶□□方遇髻□之賜廬峯還契指安養而爲□

靈山舊□□□□□□乃重宣□義□□□□□

解脫之色如來之相法本無起□□□□□□□誰

爲□鄣道□□□□□□□□□□□□□□□□

□□圖茲寶王依佛□而成園用無對而□光成齊□

□□□□□□□光

開元□□□□□□□□日壬戌建

專□□官□□□□□□□□□□□□都撿校官

正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闕下
碑過殘蝕不見書撰人名氏金石攷作御製御書案
文首稱弟子右監門衛將軍缺上柱國渤海郡開國
公內供奉高力士又有稱光祿大夫內侍省內侍缺
宏農郡開國公內供奉楊思勗二人並見唐書宦者
傳餘人名多可識以微不具錄後題一百六人奉爲
大唐開元神武皇帝云云則諸宦者爲天子祝釐也
必非御製御書金石攷不及細檢爾末列宫闈局給
使內供奉百官志凡無官品者號曰內給使碑所記
與志合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是內侍省官爲天子祝釐而造西方無量壽佛像一鋪刻記於龍門石龕也文前有□□□撰泐其姓名則非御製信矣然次行有御書字宜乎金石攷以爲御書也碑末有開元字泐其年月文中有以令敎泮字下有林鍾字是午年之六月也元宗開元十八年爲庚午天寶元年爲壬午據文中內侍省官首爲渤海郡公高力士次爲宏農郡公楊思勗兩唐書皆有傳（新傳無年月可證）舊傳稱高力士之封渤海在天寶初楊思勗但封虢國公無宏農之封其卒也在開元二十八年若以力士之

封渤海爲據則當在天寶元年而碑不應有開元字以思勗之卒年爲據則當在開元十八年而力士未有渤海之封疑不能明姑附開元之末然開元以前攷唐書未有內侍擅權者至開元之末而思勗與兵力士勢傾中外故舉羣內侍爲天子親董大書深刻所列人名其多如此以啟後世閹寺專權之漸直至甘露以後宦官與宰臣藩鎭釁勢相軋互有勝負而唐遂以亡實由明皇作俑也此碑雖微可爲履霜堅冰先撥志始故特書之

金石萃編卷八十四終